

我眼中的贾平凹先生

程华

每逢清明节，贾平凹先生都要回家祭祖，这已经成为他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前几天，经李育善老师联系，有幸去拜访先生。先生一下车，没来得及回家，即去祭祖。期间，在路边等待的十多人都是先生的亲属，包括他的弟妹以及侄孙。先生很和善，并未因我们这些外人擅入他们的家族活动而黑脸，反倒摆手叮嘱我不要着急过马路，以防对面车流。这车流就像他写的，是另一条“河流”，他曾在《从棣花到西安》中书写他家的祖坟在公路边上，母亲说会不会太吵，阴阳先生说：“坟前讲究有水，公路就是另一条大河。”这条“河流”劈开了牛头岭。牛头岭是一座形状如牛头的山梁，不高，但住的是棣花人家世代的先祖，他曾在《秦腔》后记的视频中指出过棣花周园的山形地理。我那时就疑惑过牛头岭的位置，今日总算明白。如果说，棣花如一个盆盆一样坐在四面环山的川道里，牛头岭就是这个“盆”的北沿边，312国道从此开过，也算这个盆的一个出口，恰处在交通要道上。

商洛把祭祖也称祭坟，当地人很重视祭坟仪式，清明节前一两周或当天，会买挂纸和冥币在祖坟前向祖先致敬或追思，这个节日也是家族团聚的日子，家中大小亲族，即使离乡很远，也会在这一天回家团聚。

先生在作品里曾写道，要寻根就要寻到民族文化的根本和精髓上，他不只在作品里寻文化之根，其实，日常行为中也能看出他对传统的重视。他家的中堂上，挂着他父母的遗像，中间书写四个大字“犁行修善”，两边书写“光前裕后赖孝子贤孙，尊亲守本乃至德要道”。“犁行修善”是《史记》中的原话，是指要以清白品行行事为人，“犁行修善”的后面是“以忠得进，以信守德”，以信和忠规范品行是传统儒家思想的要义。钱穆也曾解释家族的传承不仅是子孙繁衍、财富传承，更重要的是德行的传承。先生很注重传统的节日礼俗，祭坟归来，先去看望他的本家堂嫂，他的侄子翻开手机指着照片说：“我大大每年回来都会来看我，每次回来都有合影。”随后，先生看了由堂侄修订的贾氏族谱，看得很认真。李老师说，每年除夕和清明，先生再忙也要回来，祭祖团聚，年年不落。他是家族里的长辈，下面还有弟妹子侄，他们一大家和睦友好，就像书里说的，“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读传家”，现在社会大环境变了，耕者已不多见，但大家都就业工作，恪守信用和秩序。

商洛的祭坟仪式是先挂纸，再祭拜，后祭酒和响炮，祭拜中尤见人的虔诚，礼俗中也能见人的道德和情感。以前总是在文字

中感知先生的思想，写过《贾平凹对传统儒释道思想的接受》，主要通过他的文字来追索他对传统的态度。其实，儒家的思想更多表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上，在“犁行修善”上，是无意识的流露，而这恰恰也是传统文人日常行为中非常重视的一部分。他喜欢的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他们个性独特，作诗浪漫洒脱，但注重日常品行的修炼，他们的文章风格在老庄，但思想的根基却在儒。贾平凹老师也是这样的，以儒为根基，用老庄的作文之法，两者协调，有文化的底座，也写出了华彩篇章。

饭桌上，先生拿了一个锅盔，给弟弟掰了一块，等到吃酸菜面时，是弟弟先站起来，给哥哥舀了一碗面，又忙着给哥哥张罗换个碗，眼前不禁浮现出兄弟俩小时候拾柴时的情景。中午等候先生回来时，和贾载四老师谈起他们小时候的生活，谈起贾家老一辈的有兄弟十个，侄子辈的已经有了三十多个，我还误把贾载四老师的堂侄当成了他的儿子，他们贾氏族人，站在一起很是相像。

先生本人谦逊低调，自中午十二点回来，到下午三点钟，中间没有停歇，路边碰到游客，还有亲戚们的问候，他是有问必答，还有签书和合影。记得第一次和先生合影时，是在几年前的晚间，后来常和学生、朋友谈

起合影的感受，感觉站在旁边的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那时，读过一点《道德经》，是说个人的品性修炼到一定程度会如婴儿，对旁边的人皆用极柔软和温柔的态度视之。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对贾平凹的评价，说他是一个平易淡泊的人，稠人广众中总把自己缩小到最小限度，这说的也是日常行为的修炼所达到的境界。李老师和先生交往多年，他说，任何一个人和先生交流说话都是自然亲切的，不会有盛压和胁迫的感觉。其实，我们平常见得更多的是以气势压人，有借此来掩盖中气不足的一面，人还得以日常行为中修炼，如同先生一样，既要耐得住烦，也能聚精会神守得住定力。

和先生一块回来的夏雨说，先生不像有些作家，写起来很痛苦，他在进入状态后写得很快，写作对他来说是愉悦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感觉很敏感的作家，也源于他能融会贯通，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人。找先生指导，主要是为手头的《贾平凹文学纪传》的写作体例而来，涉及作者本人的创作过程，先生看得很认真，听得也仔细，说是七八十年代的事，恍惚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先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耕耘了50年，近在眼前的作家仍然精神清爽，精神饱满，文学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从内到外涵养人的精气神的。

商洛山

(总第2575期)
刊头摄影 程刚



师者如光

王熠晗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雅斯贝尔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这样说道。

时间化水，复归归途，倒回一个温暖的下午。目光聚在那个低着头的女孩身上。她呢，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如含羞草般渴望春雨的滋润，却在雨点落下时合住叶片。她就是我，渴望老师的关心，却在与老师交谈时，把自己束缚。

光落下一点，伏在含羞草上，也就是那位老师，把光洒在了我的身上。那一刻，叶片舒张，齿轮开始转动。
“我发现你不是不会，就是做不对，为什么呢？”老师注视着我，我默默低下头。是啊，为什么呢？我直接说出来，会不会显得我在搪塞？让老师认为我在逃避问题，没有认真地去思考？我对老师说是不是要句句用“您”呀？不然会不会显得我没有礼貌？心中似一片汪洋，每一次跳动都是以掀起浪花。

我说：“我觉得是我答题习惯不太好。”她说：“你先把头抬起来。”老师的眼眸中有一汪清水映着我的脸，“孩子，你没必要这么紧张。”这句话抚平了我心中的波涛。

她继续说道：“你不要把自己束缚在条条框框之中，老师希望能与你多一些互动，想做你的好朋友。你可以试着打开自己，走出自己设置的条条框框。”我心一喜：老师原来很关注我。心里顿时多了几分甜蜜，但嘴角却多了一丝咸味，是泪水吧！以前，我为何要怕老师呢？

学习是一场温暖的旅行，我要在路上靠近那一份光明，而不是害怕炙热。我心里这么想着，轻轻“嗯”了一声，算是交上了我的答卷。慢慢的，我一有不会的问题就去找老师，她总是耐心地给我讲，她眼中的温柔，又多了几分肯定。

回想起那次对话，抬头时，光洒在我的脸上，透过斑驳的光影，叶片中忽现一抹粉，含羞草开出了花。星光璀璨的夜中，我的独白在心中响彻：或许你的陪伴眸若流星，却足以让我的世界光明，师恩浩荡，我多幸运，青春有你参与，这温暖的光，会护我致远！

老师，您似一缕光，照亮了我远方的漫漫前路。自卑的心把我推到了悬崖边，您却陪我在边缘坐了下來，看崖下的流岚雾霭，唱着歌儿给山林听。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作者是西安辅伦中学七年级博远FJ班学生)



溶溶春水浸春云

郝壮壮

天气愈来愈暖，河水也日渐丰满了。经由几场春雨的洗涤，寰宇澄澈，四野青碧，天空湛蓝如溶溶春水，那朵朵飘扬的棉白云，便如浸在春水中一般。云的影子也从湛蓝天空上飘下来，浸入丰满的河中，随着河水一齐欢歌着奔向远方。远方最远处，天水相接一起，叫人分不清何处是天，何处是水，若是再遇个阳光晴好的天气，人站在远岸观之，可在恍惚间看到天边的云向下流，河里的水向上飘。

这种天气，这种景况，如果恰好又在乡下，便随处可见蹲在河边浆洗衣服的女人。她们有的还很年轻，虽身处贫困，仍未折羽翼，对人生依旧怀着朦胧且美好的憧憬，常常洗着洗着就笑出声来，她们手中浸在春水中的衣物，也以素白居多，纯白如云，纯洁如梦；她们有的已经步入中老年，甚至孙子都能在院里跑了，曾经对人生的种种向往皆已随风远逝，如梦如云的白衣，也被时光侵蚀磨损，成了一种极其陈旧的黄色，仿佛旧棉襖里的破败棉絮，既失了色泽，也失了形状。

母亲曾是她们中的一员，现在虽已多年不曾去河边洗衣，但心仍然在那。母亲年轻的时候，也与那些洗衣的年轻姑娘一样，都有着件如云如梦的白裙子，而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母亲的白裙更难得。

母亲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外婆老实巴交，外公则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因为家庭的缘故，母亲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已经“成年”了。她是长女，是两个舅舅和一个小妹的姐姐，但更多时候，她扮演着和外婆一样的角色。母亲的青春，我不得而知，她从末向我提及过她十六岁到二十六岁的光阴，但她二十七岁的故事，她说过很多遍。

也许二十七岁的时候，她才迎来了青春期。她遇见了我的父亲，两人相识，相知，然后相爱。于是，她开始刷牙，并为自己弄了一条白裙子。每每看到

母亲那条已经发黄变形的白裙子，我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她年轻时穿着白裙在河边刷牙的场景。

母亲的牙刷是捡的。她的家境不允许她有新牙刷，她常常去捡那些富人家用过的牙刷。捡回来，洗干净，再用开水煮十几二十分钟，然后自己用。贫寒的家境使母亲精通于一切开源节流之法，在她和父亲结婚并孕育我之后，她仍没忘记她的那件白裙。我生来比同龄人肩膀宽一些，所以市场上买来的背心总是穿得不合身，于是母亲便用旧的短袖给我改背心。在我上初二那年，她那件白裙子，改成了我的背心。

经过针线加工后的“白裙子”交付我手时，虽已陈旧，但颜色依旧纯白如初，可惜被我半年穿下来，又走样又发黄，完全变成了一堆抹布一样的东西。

春风愈来愈暖了，一家人都买了新衣，穿了新鞋，与万物一起焕然一新地迎接美好春光，母亲忽然提议，把旧衣服也都收拾一下，该扔的扔，该洗的洗，焕然一新一下。这件两代人穿过的“白裙子”，便在此时被翻出来了。母亲说它太旧了，扔了算了，我提议再洗一洗，还能用。

“还有什么用了？又黄又旧，也穿不成了。”母亲再次说道。

“看你说的，洗净留着给我擦脚么。”父亲抢过话去。“把你擦死！你试着给我擦一下脚。”母亲嗔怒。随即，便和父亲打闹起来。父亲像小孩一样叫着“我就擦”，便跑出了门，母亲也在声声“你敢”中，追了出去。

我笑着看着年过半百的他俩，把那件“白裙子”扔进了洗衣机中。发黄的旧衣服在洗衣液和洗衣粉的双重洗涤下，竟有焕发青春的意思，开始愈来愈白。在洗衣液馥郁的芳香中，它仿佛变成了一朵浸在溶溶春水中的棉白云，飘出春之芬芳。

小蒜 (外二首)

郭建贤

春天又淘又野
她钻进荆棘丛中
又站在路边的沙石里
春天跑到坡上的荒地里

我眼光明亮，准确地
捉到一把春天

用锅把春天翻炒
那香味
香了一家人的味蕾

树

树在火中燃烧，一棵树
生长得有多慢
它的火焰就有多迅猛

其实，树也是水，是
最干净的水，累积的水
树的燃烧，就像
大河决堤

碧绿

春天的耳朵真灵
我喊了一声
连最远的山洼里
都有粉红的应答

但春风中，一只蜜蜂
醉在一朵桃花里
喊也喊不醒

路边石头缝里
趁着早春春寒
和民工一块赶路的野草
现在是一抹碧绿
是啊，即使再贫贱的人
也想要一星点碧绿的命

四月

郭涛

十几天前 时光打败了时光
红叶李花明艳
十几天后 经过同一个地方
红叶李花枯萎
换了人间

四月 有着残忍的美好
不及细看 红叶李演绎着
抬头 仿佛是一个梦
一步之遥 我来不及
被春风吹落 伤感
太久的期待 又悄然上路
太长的惆怅 赴夏天约会
一步之遥

乡愁青青

党根虎

迎春花在绿枝条后半遮半掩
像害羞的女孩，释放爱意
狗吠叫醒了村头树上昏睡的乌鸦
一个孩子在脸通红
河边的麦草在大肆渲染绿色

在一个叫家乡的地方
我得在由贫瘠长到丰满的日子里展开羽翼
我得在青黄更替的季节里录制山谷的问候
我得在祖辈的坟前深深地弯腰虔诚
才能招引到喜鹊
把我带到春天的码头

蜜蜂开始忙碌
风在草木的暖夜中盘旋
梦想破冰，将时光打碎重组
喜鹊喳喳地吐露新语
迎春花在晨雾里开始呼吸

在家乡
蝴蝶在夜里飘进窗棂
萋萋绿草在风中绵延地打发生机
心形的桃子，圆润的杏子
都拥有芬芳的前程

